亚洲探险之旅

新疆人民出版社

走向罗布泊

[俄] 普尔热瓦尔斯基 著
黄健民 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04051

201040514

亚洲探险之旅

●〔俄〕普尔热瓦尔斯基 著
黄健民 译

走向罗布泊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校
图书馆
藏书专用章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向罗布泊/(俄)普尔热瓦尔斯基著;黄健民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8
(亚洲探险之旅)
ISBN 7-228-04989-6

Ⅰ.走… Ⅱ.①普…②黄… Ⅲ.①探险-罗布泊-②罗布泊-科学考察 Ⅳ.N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31573号

走向罗布泊

[俄]普尔热瓦尔斯基 著　　黄健民 译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348号　邮政编码830001)
新疆昌吉州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5印张　2插页　220千字
1999年8月第1版　199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 000

ISBN 7-228-04989-6/K·656　　定价:15.80元

总序

李楷

公元1486年，一个名叫巴托罗缪·狄亚斯的葡萄牙人乘船第一次航行到今天的非洲南端。他把他登上陆地的地方叫做"暴风角"。回去后，他向国王汇报，国王说："不，你发现的不是'暴风角'，而是'好望角'。"1492年10月，一位名叫哥伦布的意大利航海家想从地球上找到富饶的中国、印度，但他的航船却意外地撞到了今天的美洲大陆。1519年，费尔南多·麦哲伦从今天的西班牙横渡大西洋，第一次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环球航行，探寻到一条从欧洲到美洲，从美洲到亚洲和非洲的交通线路。于是，这些人便被认定是全世界最伟大的探险家。历史学家把哥伦布看作是"新大陆的发现者"，把麦哲伦称作"最伟大的航海家"。虽然，麦哲伦最终以他的暴行被菲律宾人杀死了。

人类社会之所以进步、发展、提高，重要原因是人类总在进行着永无止境的各项探索。狄亚斯、哥伦布、麦哲伦所进行的也是一种探索。这种行为就是走前人从未走

过的道路，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去探寻目标。因为这种行为总伴随着自然或人为的危险，所以，人们又把这种行为称之为“探险”，把从事这类活动的人称之为“探险家”。

纵览人类的探险史，我们会从中发现探险家的目的、动机甚至机遇是各不相同的。但是，如果我们摒除探险家各自的目的和政治动机，单纯从他们的成果和记录下来的知识而言，我们就会相信，探险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是有益的。哥伦布、麦哲伦这些人的探险活动，其结果是促进了各大洲之间交通的发展，加速了世界各大洲之间的互相认识和了解。

世界认识亚洲、亚洲认识世界，同样首先是通过一批有勇敢精神的人们的探险活动而实现的。特别是世界对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国的认识和了解、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国对世界的认识和了解，所历途径，都是一样。第一个来中国，并且把中国文明介绍给欧洲的人是意大利人马可·波罗，那时是中国的元朝。而在这之前，中国晋朝的大僧人法显已经从陆上沿着“丝绸之路”，走到了印度各地及今天的斯里兰卡，又由斯里兰卡从海洋上漂到今天的山东半岛。他的动机是取经和参佛，但他身上所具备的却是探险精神。公元7世纪，我国唐朝的、至现在还被世界津津乐道的大僧人、大法师玄奘又沿着前人的足迹，踏上所谓的“死亡之海”、“高原禁区”，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千难万险地从长安走到印度半岛的最南端，历经13年，然后又回到唐太宗李世民治理下的中国长安。中国的旅行家、探险家的著作，给中国提供了认识外界的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识，甚至还给印度人认识他们自己的历史提供了连他们本国也没有记载下来的实录。请看，事物的因果关系岂不是十分明白吗。

人类依靠自然的生存环境而生存、繁衍。一个群体，最初形成在一个环境优越的地方，他们是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部落、一个民族。他们被海洋或者高山、大川隔绝，外界想触探他们那儿，就要探险；同样，他们要了解外部世界，也要探险。在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人们从电视上就可以看到在法国举行的'98 世界杯足球赛现场直播，与法国人共同欣赏足球明星漂亮的射门。但在人类还没有走到这一步的那些年代，不通过探险是绝对了解不到另一个天地的真正面目的。大至一洲与另一洲，小至一国家与另一国家；此一地到彼一地，此一族到彼一族，应该说都是这样的。探险家的实地访问记就是那个时代的"现场直播"！到亚洲大陆各地进行过探险，并且写下探险记录的那些人的著作，也是被考察地区地理和人文景观的"现场直播"。

19 世纪的下半叶和20 世纪的上半叶，特别是 20 世纪的头一二十年里，是亚洲探险的又一个高峰期。在探险者之中，论洲别有欧洲人、美洲人和亚洲人；论国别则有英国人、普鲁士人、瑞典人、法国人、俄国人、美国人、匈牙利人以及日本人等；论探险者们所从事的专业，则有考古学家、登山家、动植物学家、人类学家、宗教僧侣、地理学家以及记者、旅游者等等。他们的足迹所至，东起库页岛，西到伊朗，北到西伯利亚的南部各地，南至缅甸、印度

北部。我国的蒙古高原、青藏高原、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以及云贵高原无不成为他们探险的目标。这些地方的名山大川、荒漠戈壁、少数民族聚居区、古代城镇遗址无不印下那些外国人的足迹。其中，以“丝绸之路”命名的古代欧亚大陆桥沿线各地更是探险家们竞相追逐的热点地区。通过这些人的探险和发掘，一批高山被征服了；一些被称之为“生命的禁区”的地方被他们越过了；哈拉浩特、高昌、交河、楼兰、尼雅等一批古代城镇或烽燧遗址被他们挖了又挖，掘了又掘；敦煌莫高窟、拜城的克孜尔千佛洞、吐鲁番的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库车的库木吐拉千佛洞等佛教艺术洞窟被他们考察了个遍。成千上万的文物被发现或挖掘出来。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一举成名，一鸣惊人，成了当时轰动世界的人物；有的人被本国、第二国甚至第三国聘为院士之类的专业职务，甚至为他铸造了纯金像。主要原因，说简单一点就是此人探了“险”，得到了他们国家官方或私人无法得到的知识。

从事物的本质上看，亚洲当然是亚洲人的亚洲，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亚洲的社会进步是亚洲人应当做的事情，中国的发展也只能由中国人推动。今天的亚洲已经不是八九十年前甚至一百多年以前的亚洲，今天的中国更不是清朝或北洋军阀那个时代的中国。但是，今天的亚洲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今天的中国包括中国的各个边疆地区也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那个时代的亚洲是个什么样子？那个时代的中国和中国的边远地区是什么样子？这就不能以今天的繁荣去推测了。比如拿丝绸

之路重要路段的塔里木盆地而言吧，今天的塔里木盆地四周城镇林立，绿洲连片，有高等级的公路和方便的食宿。那么，当年呢？当年是否也是这样的繁荣和发达呢？对此，今天的我们无论是谁也不可能用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那么，怎样回答这些问题呢？办法只有一个，去阅读研究专著和探险家的见闻吧。而学术专著并非普通人能读到或读得懂，而探险著作就不同了，它大都是见闻、历程的直接记录，好读、有趣、易懂。对于学术界人士不可或缺，对于普通求知者也不是天书。

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来亚洲探险的探险家们，大多数人都有大块大块的文章，一大部一大部的著作。他们的著作记的都是他们亲身经历和亲见亲闻的事物。从回首过去、增长知识的角度来说，这些著作都是难得的资料。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著作翻译成中文者为数极少，我们所见者仅系凤毛麟角。为了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知道昨天亚洲各地区，特别是让读者能够广泛地知道昨天的我国各个角落的社会状况和地理景观，我们决定组织一定人力，投入一定财力，把一些比较好的亚洲探险著作译成中文，奉献给广大读者。

亚洲探险的著作很多，语种各别，优劣不一。我们所选者皆是那些严肃认真的，知识性、科学性较高的。总之，我们并不是白菜、萝卜一把抓，而是尽量选择其中的最精彩者。当然，我们也知道，有些探险者的看法和我们并不相同，或者不完全相同，我们认为这无关宏旨。我们现在不也是经常要听一听外国人是怎样看我们的，那么，

我们听一听昨天的外国人对昨天的我们说些什么，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我相信，这样看待问题，我们的读者和我们是一定能够取得共识的。

编者的话

林 丽

公元1887年，在俄国斯摩棱斯克省斯洛博达的一所乡村农舍里，四十八岁的庄园主——普尔热瓦尔斯基那已发胖的身躯陷坐在大圈椅中。时光安闲而宁静，他一封封地读着那堆来自俄国各地的信件，突然，一封来自皇家科学院的信使他困惑不解，信中要求他照一张侧面像，并说："科学院非常需要这张照片，您若能满足这一请求，将使我有说不出的高兴与感激。"原来，皇家科学院院士们一致通过决议，准备铸造一枚金质的奖章，以纪念在学术旅行史上最卓越的旅行家、第一位深入亚洲高原的欧洲人、与古今众所周知的探险家并驾齐驱者——普尔热瓦尔斯基。

这种荣誉对普氏而言已不再新鲜："我的声望还在增长，现在我的荣誉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欣慰的是自己的名字将永远在俄国最高学术机关享有盛誉。

少年时代的他，对大自然如醉如痴，打猎的嗜好以及

对勇士的渴慕，使他确定了自己今后的人生目标。为此，他刻苦地研习地理学、动物学、植物学、地理发现史等，这一切为他日后的探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无疑，普氏是倾其毕生精力于中亚考察的，他先后四次来华探险，第一次是蒙古探险，持续三年之久(1870—1873 年)；第二次是罗布泊探险，历时一年零八个月(1876—1878 年)；第三次是西藏探险，用去了七个月的时间(1879—1880 年)；第四次则是青藏高原探险，耗去两年的时间(1883—1885 年)。这些活动构成了其探险生涯的主要内容。他取得的成果也是可观的，在四次考察中，他先后在中国西、北部边疆度过了九年多的时间，行程 3.2 万公里，所经地区多是欧洲人未曾亲历，而落后的旧中国也未对之进行过全面科考的处女地。他对亚洲中部绝大部分自然区域的地理描述、对若干的山川河湖的记载、对动植物生存环境的观察及区系特征的思考都较为准确，他的测量成果，填补了欧洲地图的空白，纠正了欧洲地理学泰斗——洪堡的错误。他第一个全面系统地采集了亚洲中部的动植物标本。带走一万五千余份内含近两千种的植物标本，其中包含有七个新的属和二百多个新的种；带走鸟类标本五千余个，哺乳动物标本七百个，爬行两栖动物标本上千个，鱼类六百多个，他发现的野骆驼、野马，更使他的名字在整个欧洲像钻石一般放出耀眼的光华。

在第四次赴中亚旅行归来后，他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整理大量的动植物标本，确定其区系特点，填写标签；整理旅行日记，将整个旅途中传奇般的经历写出来。这是一项紧迫而繁重的工作。

他逃离城市、憎恶喧嚣、躲避文明；喜爱恬静、怀恋荒漠、亲近山林，他相信，只有茫茫荒野才是可治愈他在文明社会中一切生理疾患的良药。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及其他场合里多次声明："我很难生活在文明社会里，……就是给我几座金山，我也不出卖我这荒野的自由。"由此，我们相信，他生就一颗不安分的心，一副四处游荡的身骨，一腔随时准备献身于他所热爱的事业的热血，一双枭鹰一般捕获猎物的眼睛。

他逃也似地离开了彼得堡，城市的环境、铺天盖地的荣誉、纷至沓来的请柬、包围着他的来自四面八方的热烈的褒奖，这一切都像华丽的肥皂泡一般缭绕在他眼前，他成了社交界的主角，他在街上走不上一百步，马上就有人认出他，围拢过来向他提出各种问题并热情地向他表示敬意，可有谁知道，他却像在熬苦役一般。现在，他总算躲到了斯洛博达——这个交通闭塞的乡村，这是他自己经营的一片小天地，有果园、有池塘、有农舍、有沼泽还有远处的森林。他站在通往果园的小径上，回想起在彼得堡特别委员会上他的报告《关于对华战争的新设想》所产生的强烈反响，嘴角露出一丝笑容，是啊，中国问题的权威，舍我其谁！由此可以想见，他是一个有"使命"在身的

人，他骨子里就存在着一种沙俄殖民扩张主义，因而贯穿于考察活动始终的是他不时地搜集一些“或多或少有用的资料”。

在斯洛博达，他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写作上，偶尔也操心一下他那新落成的小楼，房间里的摆设完全遵从他的意愿：在客厅门旁，摆着一只巨大的、漂亮的西藏熊的标本，只见它前肢掌上擎着一个铜质托盘；熊上方墙壁上挂着一幅普尔热瓦尔斯基打猎满载而归的画像；餐厅墙壁玻璃罩中摆放着几只美丽绝伦的山鸡；书房则有一个装有枪支的极考究的橱柜；更令人称绝的是他的卧榻，上面铺着用青藏高原上的野牦牛的尾巴编制而成的褥子。这触目皆是回忆啊，桩桩件件都能将他的思绪打发到那异乎寻常的开阔、辽远的中国的土地上。他面部表情急剧地变化着，目光迷醉，“这里决不是我的定居之所！”他下决心在将这第四次的旅行记赶写完后，开始新的旅行，那是多么幸福的时刻啊！想到这儿，他突然又焦虑起来，他期盼着第五次旅行。这种情绪弥漫着，使皇家地理学会和俄国总参、陆军部都知悉了他的想法。

普氏就是在这个恬静的农舍里完成了读者手中的这部探险旅行记的，该书原名为《第四次中亚旅行记》，于1888年首版。在他制定这次旅行计划时，原准备进入西藏，直抵拉萨，他将考察藏北无人区作为自己必须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旅行路线是从恰克图出发，通过库伦，抵

定远营，奔赴青海湖至黄河河源，进西藏，并打算在西藏呆两年之久。早在他完成第二次罗布泊探险（见本书后附部分）之后，他就非常清楚自己需要干一些什么，第三次的西藏探险未能进入西藏第一大城市——拉萨，令他耿耿难眠。1878 年 8 月，他呈报总参谋部和地理学会一份报告，在陈述赴藏考察的重要性时强调了两点：一，政治因素。达赖喇嘛的宗教统治遍及内亚、东亚、南亚，每年有成千上万的朝圣者聚集在圣城拉萨，这是一种强大的力量，“拥有两亿五千万信徒的宗教权力，已经掌握在

他委实向往中亚——这一方水土，但他却不爱这一方人。早在他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时，他就以骨子里的那种民族自大心理，对中国人积聚了一腔的厌恶和仇恨："这里的中国人是犹太人加莫斯科的骗子手，一对双料货！……我认为只有欧洲人的枪炮，才能在这里干出一点事业。"他是一个狂妄的闯入者，他那沙俄军人的身份使他崇尚武力："我相信我的身体，相信我的猎枪！""我们可以在青海的什么地方重现古代大力士一个人打败几百个敌人的传说……""如果我带着十五个持速射枪的精兵，那么我敢用脑袋担保，我一定会通过整个中亚……"他更将他的言论付诸行动，这次在青藏高原、黄河源头，他以文明人自诩，用枪开道，一路射杀、屠戮了世世代代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近三十余名藏民，仅仅因为他们试图阻止这些闯入者的深入，普氏站在莽莽高原上，大声大气地说：要让他们知道，"我们这些人是有来头的！"他从长年的旅行生活中，总结出这样的经验：对待野蛮地区的野蛮人，善于使钱用枪并善于恫吓，才是一个旅行家事业成功的保证。

气候骤变的荒原，大风时来时去、时冷时热，但那茂密丰盛的植物，游弋散荡的野畜，光秃秃的荒岩，皆使普氏那拥怀自然的胸臆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告诉他的亲人，在荒野里，他睏了，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睡；饿了，不管什么时候，吃什么都行。在他的国家里，人们对他的评价

也达到了极点：他是人与自然搏斗的无畏、忘我的同义语。

普氏的考察是卓有成效的，他没有满足于单纯的地理学上的考察，他尽可能地搜集一些民族、习俗、人种、传说等方面的资料，被称为博学家，但他无从知道异地民族的心态、精神，更无以了解他们的观念、宗教、语言，而他所认知的有关历史、族源等问题则失之肤浅，尽管这些东西引起的轰动无异于又一个大发现，但他将永远止步于他那狂傲的难以逾越的心障前，他永远感受不到异地文化的精髓。

普尔热瓦尔斯基站在苍穹低垂、大地浮升的高原上，呼吸着洁净的空气，手中拿着望远镜，看着无限展开的世界，对着脚下左缠右绕的河——中国人的母亲之河，这种终极之美震慑住了他，他不由喁喁似呼唤母亲一般地叫着黄河的名字（黄河源头的蒙古语称谓）：萨鲁阿妈、萨鲁阿妈……在这样一条伟大的河流面前，人类的一切功利行为、险恶的欺诈、恶意的争斗都显得十分荒唐。遗憾的是普氏跳不出世俗的圈子，他有自己的局限性。对他而言，历尽风餐露宿之苦难，饱尝烈日寒风之艰辛，终于看到了泛着涟漪、清澈透明、呈深绿色的扎陵湖、鄂陵湖，他得到了回报。普氏双眸中漾出幸福的神采，他豪情万丈地指点着两个湖泊宣布：根据第一个发现者的权利，东面的湖（鄂陵湖）命名为“俄罗斯人湖”，西面的湖（扎陵湖）

命名为"考察队湖"。接着，他细心地首次将两湖的位置、大小标记在地图上。

普氏在青藏高原上过足了打猎的瘾，探险队中剽悍的哥萨克都出动了，他们拼命地追捕珍稀动物，以致于有时都打腻了。野畜是那样的多，常常就在他们身边同他们的骆驼一同吃草，想打什么野畜随时都可打着，常常从一整头野牦牛身上只割下一个舌头和腰子，剩下的就扔掉了。只几天功夫，仅捕获的藏熊数就达六十只，有时一天之内就打中十多只岩羊，除取下少许的够一天食用的肉外，余者皆为秃鹫的美食，每每在他们狩猎正酣时，大群大群的秃鹫就飞来候食。由此可以看出，他们缺乏生态保护意识，所经之地猎杀动物数量之巨，远远超出科考的需求而达到挥霍无度的地步。

可能是遭到藏民果洛人袭击的缘故，普氏在考察过黄河与长江的分水岭之后，决定不进藏，掉头向柴达木盆地进发，然后前往罗布泊。他在琼崖尔设立了一个基地，安排八人留守，余者形成短途探险队在尕斯周边地区考察，整个冬季就是这样过去的。如此，原定的"走向西藏"实则是"走向罗布泊"了。

终于，普氏在春季来临之际走进了罗布泊。这是一块谜一般的土地，罗布泊曾是一个变幻莫测的我国第二大内陆湖，离湖不远，曾经有一个人口众多、商旅云集、颇具规模的古代名城——楼兰。历史不告诉人们为什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